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三

素手劫二

卧龙生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三

素手劫二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卧龙生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十九章 素手再现

念头未息，势局已变，只见那四周的黑衣人，突然欺攻而上。

这些人初挥兵刃之时，动作极是缓慢，但这一阵工夫，已然大见灵活。

一片波翻浪涌的寒光，急速而上，当先把玄真和唐老太包围起来。

百忍沉声对百祥、百代说道：“两位师弟只管全力出手。”右手一挥，一拳击出，由袍袖挥展之处，冲了上去。

百祥低声说道：“师弟伤势未愈，最好先别出手，小兄护你一阵。”

百代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敢有劳师兄。”右手一抖，匕首疾飞而出，寒芒一闪间，再刺入一个黑衣人前胸之上，人随刀进，那黑衣人尸体尚未摔倒，百代人已追到，一举手间，抢过他手中一把雁翎刀来，高声说道：“掌门师兄请接兵刃。”倒握寒锋，一抖手，雁翎刀直向百忍大师飞去。

百忍右手一扬，接过兵刃，一柄开山刀已迎劈了下来，立时举刀封去，硬接下刀势。

只听一声金铁的相击的大震，开山刀虽被封架开去，但百忍却觉着手腕微微一麻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暗忖道：“此人内力如此深厚，倒是不可轻敌。”

那人不但功力深厚，刀势雄浑，而且变招迅快，不容百忍大师还

手，开山刀易劈为斩，一招“横扫五岳”，扫了过来。

百忍大师暗运内力，扫出一刀，又是大震，双方各自被震得退了一步，竟然又是个平分秋色之局。

那黑衣人刀势，点了过来，竟然直踏中宫攻上。

百忍看他出手几刀，已知遇上劲敌，当下斜里闪开一步，反手一刀“金刚舒臂”，反击过去。

那黑衣人刀势落空，立时变招，双刀并举，霍霍风生，打在一起。

百代提刀出手，右手同时发出了一拳，击向一个手握长剑的黑衣人。

他生平之中，甚少遇上敌手，这一拳全力击出，料想对方虽不重伤拳下，亦将被震退开去，是以拳风击出之后，人亦紧随着欺攻而上，左手五指箕张，抓向那黑衣人的右腕，准备夺下他手中长剑。

那知事情大大出了他意料之外，只见那黑衣人一侧身，避开拳风，剑势一展，奇招突出，寒光闪闪，卷云飞雪般，横向百代臂上斩来。

百代吃了一惊，飚然跃退三步，一个大转身，斜里闪开，反臂拍出一掌，逼开那黑衣人的剑势，施展出空手夺剑的招术，连出三招奇学，均被那黑衣人避去。

这时，百代才觉出了那南宫夫人之言并非危言耸听，这些黑衣人，确是不少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。

那面的玄真和唐老太也都遇上了劲敌，施出全力搏击。

幸得这些黑衣人心神受制，应变不似玄真等灵活，众寡虽然相差悬殊，群豪尚可支撑。

激斗之间，忽闻一阵弦音，传了过来，声音急促，有如千军万马，奔腾而至。

那些黑衣人听得琴声之后，手脚忽然缓慢下来。

百代大喝一声，一拳击在一个黑衣人前胸之上，打得个身子飞了起来，直摔到七八尺外。

玄真也借机施展出两招绝学，横劈了两个黑衣人。

百忍、百祥，各杀一人，唐老太施展暗器连伤两个，“三手搜魂”包

方浑水摸鱼，也伤了一个黑衣人。

不大工夫，环攻群豪的黑衣人，已然伤亡过半。

只听几声厉啸传来，未伤的黑衣人，突然收了兵刃，转身急奔而去。

但见人影在夜色中闪动奔跑，片刻间走得踪影全无。

玄真目睹那些黑衣人消失于夜色中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南宫世家的势力，的是不可轻视，单是这些为她们收用之人，就足以危害武林了。”

百忍大师道：“如若这些人缠战不退，今夜之战，鹿死谁手，还难预料，纵然咱们能够得胜，亦必将伤亡过半。”

唐老太轻轻一顿竹杖，道：“如不及早设法毁去南宫世家那‘迷魂牢’，尚不知有好多高手，要为她们收用了。”

百代大师道：“贫僧曾在江湖上走动甚久，会过高手不少，今夜围攻咱们的这些黑衣人，有一半可列入当世第一流高手而无愧色。”

玄真还剑入鞘，说道：“适才激斗之中，似是有一阵弦音传来，弦声一响，围攻咱们的黑衣人的手脚都忽然慢了下来，这人分明是有意相助咱们，而且他深知南宫世家中的隐秘。欲除南宫世家，势非先得找着此人不可。”

百忍大师道：“道兄高论。”

玄真道：“只不知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玄光伸手指着正前方，道：“弦音由正北传来，想来不致很远，咱们找去瞧瞧吧！”

经过这一番激斗之后，似已无人敢再稍存轻敌之念。

玄真摇头说道：“弦音停歇已久，只怕那人早已去了。”

百忍忽然轻轻哦了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玄真接道：“那人暗中隐身相助咱们，却不愿和我们相见，也许他另有苦衷，贫道之意，不用去找他了。”

百忍大师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咱们得找个地方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再筹谋对付南宫世家之法。”

唐老太仰面看了看天色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身这一生之中，从未经历过这等漫长的一夜。”

玄真笑道：“咱们走吧！南宫夫人受此挫折，料她不至再立时出动手手追来。”

群豪经过这一番恶战后，身体上已觉困乏，心理上却对南宫世家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恐怖之心。

群豪举步而行，联袂向前行去。

待天色微明之际，到了一座市镇之上。

唐老太道：“咱们就在这小镇之上休息一下如何？”

她怕一番恶战之后，爱子受到什么伤害，必需设法，早些救醒他来。

玄真道：“好吧！”抬头一看，只见丈余外处，有一个客栈，接道：“咱们先到那处客栈之中休息一阵再说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群豪鱼贯随行进进了客栈。

客栈中的店伙计，目睹一群僧道混合、男女杂处之人行在一起，心中虽然奇怪，但见这般人中佩剑挂刀，哪里敢多相问，当下把几人带入后面客房之中。

这等小镇客栈，迎来送往，大都是贩夫走卒，店家对他们特别优容，腾出了一座三间房子的大通铺。

好在这些人个个内功深厚，只需尺许之地，能够容下打坐之处就行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经过了一场恶战之后，群豪都有些疲倦之感，只有唐老太心中惦念爱子的安危，一进房中，立时解下背上缚着的唐通，放置在身前，暗运功力，在他全身各处要穴推拿。

南宫世家独特的点穴手法，唐老太虽然明知已无能解得，但深重的慈母之爱，使他生出万一的奇想，准备试行推拿唐通全身各大要穴，希望在无意碰对窍诀，一举解开了唐通的穴道。

玄真、百忍都了然她用心的良苦，虽有相助之心，但却无相助之能，只好装作视而不见。

足足过去了一个时辰之久，唐老太已然推拿了唐通全身七十二处穴道，但昏迷如睡的唐通，仍然是沉睡不醒。

唐老太已难再忍耐心中的焦虑，脸上泛现出惶急之色，汗水由她满月般的脸上滚了下来。

经过这一阵坐息，群豪次第从入定中清醒过来，目睹唐老太心痛爱子的焦虑之情，都不禁为之黯然。

百代大师虽已是跳出三界外的世外人，但他的性格却是充满着仁侠之心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女檀越暂请住手，请听贫僧一言如何？”

唐老太缓缓停下了移动在唐通穴道上的双手，说道：“大师有何指教？”

百代道：“武功一道，最重要诀窍，窍门不通，恐难幸至……”

唐老太长长叹息一声，打断了百代之言，接道：“老身虽不解南宫世家的独特点穴手法，却不愿膝下唯一的儿子就这般死去。”

百代叹道：“可怜天下慈母心……”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们少林武功之中，有一个凭仗深厚内力，催动真气，以打开受伤脉穴的手法，只不知对南宫门下诡异常人的点穴手法是否有效，如若女檀越信得过贫僧，我极愿一试此法。”

唐老太道：“大师如能救醒小儿，老身感激不尽。”

百代道：“言重了。”起身行了过来。

只见他缓缓移动脚步，绕着唐通走了一周，缓缓坐下了身躯。

原来百代借那几步绕行，已然提聚了真气。

全室中的目光，都投注在百代大师的身上，流露出关切之情。

百代轻轻咳了一声，伸出右掌，抵按在唐通的背心之上。

唐老太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，凝目望去，只见百代大师脸上泛现阵阵红晕，抵在唐通背心上的手掌，也有些微微的颤抖。

显然，他正运全身的潜能，逼出真气，攻入唐通的内腑。

一缕阳光，透窗而入，照射在百代大师的脸上，只见他眉宇之间，隐隐现出些汗水。

忽然间，传来一阵低沉细弱的声音，轻轻呼唤着百代大师的

法号。

百代心头一震，脸上泛现的红晕突然消退了下去，回顾了百祥大师一眼道：“师兄，可有人叫我么？”

百祥微微一怔，凝神听去，果然听到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，频断还续的呼叫着百代的法号，当下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

阳光普照，窗外行人不绝，南宫世家留给群豪的险森恐怖，在丽日当空下，淡了甚多，似是由来的恐怖必需以黑夜托衬着。

百祥悄然出了房门，群豪亦为留心，只有心思缜密的玄真道长，觉着有些奇怪，目注着百祥大师的背影，看他出门而去，他想唤他回来，但话将到口边之时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他想到百祥大师的武功，极是高强，在这等青天白日之下，南宫世家当不致出动那幽灵般高手，围攻于他，终于，忍下了欲待出口之言。

百代大师重又凝集了功力，脸上又闪动出一层红晕。

大约过了约一盏热茶的工夫，唐通忽然眨眼动了两下眼睛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

唐老太心头一阵狂喜，激动地叫道：“孩子，孩子！”

突听蓬的一声打断了唐老太呼叫爱子之声。

群豪凝目看去，只见百祥大师扒跌在地上，一只脚在大门外面。

显然，他用尽了自己气力，走了回来，人到门口体力不支，一跤摔了下来。

这变故，有如陡然暴出一声巨雷，室中群豪，无不为之怔。

百忍大师霍然站了起来，抱起百祥，问道：“师弟，受了暗算么？伤在何处？”

只觉手触之处，一片冰冷，百祥似是已经死去。

玄真道长走了过去，一掌击在百祥的后背之上。

百祥身子一颤，缓缓睁开双目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微弱的说道：“一只素手……美丽的手，手掌上……”他用尽了气力，想把心中之言，说得更清楚些，但他的体力已难胜任，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，人已不支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闭目逝去。

百忍大师缓缓放下百祥尸体，合掌当胸，闭上双目，口中喃喃自语，似是在诵吟经文。

玄真道长脸色凝重，低声道：“一只素手……美丽的手，手掌上……手掌上……什么东西呢？”

百代大师身体颤动了一下，道：“百祥师兄死了么？”

唐老太道：“他已死了。”

百代长长叹息一声，抵在唐通背上的右掌，陡然向前一伸，内力大增，源源不绝地冲入唐通背心之中。

只听唐通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双手伸动了一阵，道：“冷死我了。”

唐老太大喜过望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低声对百代大师说道：“少林绝艺，果非凡响，这救子之情，老身当永铭于肺腑之中。”

百代缓缓抽下抵在唐通背后上的右掌，说道：“不用啦！”大步向百祥走了过去。

只见百祥脸色苍白，手指屈缩，似是全身的筋骨，都开始收缩起来。

百代仔细地查看了百祥全身，低声说道：“是被一种奇毒的内功所伤。”他神情木呆，双眉愁锁，脸上的肌肉颤抖不停，显然他内心正有着无比的激动，但却尽力控制着自己。

百忍大师停下了哦吟之声，睁开双目，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滚了下来，缓缓伸出手去，拂在百祥的光头之上，说道：“师弟西归我佛，小兄预祝你一路顺风。”

百代放声而哭，道：“师兄代我而死。”

百忍道：“师弟不用自咎，生死之事，岂是人力所能左右！”

百代抱起了百祥的尸体，唏嘘泪下，黯然说道：“师兄如不是代我出去查看那唤我之人，岂会遭此毒手。”

百忍大师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急在善后，老衲不解的是百祥师弟的武功，在咱们少林寺中，仅次于师弟你一筹，何以竟无声无息的被人杀死？”

玄真道长突然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是啦！”

群豪齐齐转脸向玄真道长望去。

玄真似是自知失言，镇静了一下心神，回顾着百忍大师说道：“可惜令师弟气绝过早，未能说出他心中之言。”

百忍茫然问道：“他说些什么？”

原来他目睹百祥重伤归来，心头大恸，一时间神智茫然，百祥说话的声音，又极微弱，竟是未听清楚他说些什么。

玄真道长道：“他说一只素手，美丽的手……”

百忍大师似是突然受人重重击了一拳般，全身颤抖了一下，道：“什么？一只素手？”

玄真也被百忍惊愕之情，闹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不错，令师弟说他看到了一只素手，一只美丽的手……”

百忍大师极力使自己波动的心情平静下来，但数十年前的往事，却陡然间回展于脑际，恍如置身在一座悬崖的山洞中，看到一只纤纤的素手，在幽暗的一角中晃动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一只素手，不错啊！那是一只美丽的手。”

玄真道长，轻轻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师，贫道不解的是一只素手，何以竟然使令师弟受此重创？”

百忍大师恍如未听到玄真说些什么，他已浸沉在数十年前的往事中，那一只美丽的手，一直留给他深刻难忘的记忆：数十年前，天龙大师死亡在那只素手之下；数十年后，那只美丽的素手，却又攫去了他师弟的性命，幻觉中眼前出现了数十只美丽的素手，在面前晃动着。

他茫然的神色，使玄真动了怀疑，提高了声音，叫道：“大师！”

百忍怔了一下，由往事的回忆中清醒了过来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道兄。”

玄真缓缓站了起来，向室外行去。

百代突然对百祥大师的尸体一欠身，说道：“道长，咱们一起去查看一下。”大步追了上去。

唐老太举手一掌，轻击唐通的背心之上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要休息

一下。”

唐通双目眨动了一下，冷峻的眼神，掠过母亲的脸上，对妈妈那亲切的嘱咐，直似未曾听到。

唐老太只觉爱子的双目中，充满着冷峻和敌意，似是母子俩是两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。

一股寒意由这位中年妇人的心底泛了起来，她竟然不敢回顾爱子一眼，缓缓走近了百忍大师。

百祥大师死亡，带给群豪一种黯然的恐怖，玄真道长不自禁地推动了一下玄月，低沉地喝道：“师兄！”喝叫中，解开他身上两处被点的穴道。

玄月挺身坐了起来，两道冷电般目光，环顾四周，对玄光也似有着一种陌生感觉，当两道目光，停留在他脸上时，凝注了良久，说道：“你可是玄光师弟么？”

玄光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小弟……”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掌门师兄也来了。”

数月小别，似是已在他们师兄弟之间，划了一道深沉鸿沟，玄月冷冷的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师兄呢？”

玄光道：“出去了。”

玄月突然站了起来，向外走去。

玄光道：“师兄留步。”站起来追了上去，接道：“你要哪里去？”

玄月道：“我去找掌门师兄。”

玄光道：“师兄的身体，尚未复元，不宜劳动，何况掌门师兄就要回来了。”

唐老太已被爱子那敌意的目光，刺伤了心，她已有了敏锐的警觉，南官世家有意地释放回玄月和唐通，显然是别具用心。

她重重地咳了一声，疾快地伸出竹杖，拦住了玄月道长的去路，道：“道长的身体未复，最好留在室中，令师兄就要回来了。”

玄月双目凝注在唐老太的脸上，一连变换了数种神情，终于，缓缓地退了回去。

百忍大师一阵悲痛过后，人也恢复了清醒，抱起了百祥大师的尸体，放在一处角落中，低声对唐老太道：“令郎醒了么？”

唐老太苦笑一下道：“他是清醒了，但老身却有些迷惘了。”

百忍正待答话，忽听步履声响，玄真和百代联袂走了进来。

玄真一眼之间，立时看出了玄月移动了位置，沉声喝问道：“你师兄清醒了么？”

玄光道：“小弟解开了师兄的穴道。”

玄真脸色肃穆地缓步对玄月走了过去。

百代望了百祥的尸体一眼，合掌对百忍说道：“小弟和玄真道长查询了店中之人，但却异口同声，未见过有妇人进店。”

百忍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早在我预料之中，你们查不出所以然的。”

百代道：“百祥师兄代我而死，我必得手刃那害他之人，才能对得起百祥师兄的英灵。”

百忍叹息一声道：“复仇之事，言之过早。吩咐店家，要他们代备棺木一口，马车一辆，把你师兄的尸体，运回少林寺去。”

百代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忽听玄真大声喝道：“玄月师弟！”举手一掌，迅向玄月天灵穴上拍去。

玄月双目睁开，玄真的掌势已到，拍的一声轻响，击个正着。

但见玄月的身子摇了两摇，突然向后倒去。

玄光伸手去扶玄月将要倒下的身子，却被玄真大声喝阻道：“不要动他。”玄光疾缩回手去，黯然垂下头去。

唐老太突然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道长，请把犬子的天灵穴也封起来吧！”

玄真严肃的脸，泛现一抹微笑，道：“咱们都正面对死亡，随时随地，都可能死伤在南宫世家恐怖的暗算之下……”忽听娇声细细，飘渺而来，呼叫着玄真的法号。

由于百祥大师神秘的死亡，群豪都已提高了警觉之心，而且玄真的为人也较为冷静沉着，低沉的喝道：“诸位可曾听到呼叫贫道的声

音么？”

百忍突然站了起来，急步向外行去。

玄真一跃而起，疾如闪电一般，跃到门口，拦住了百忍大师说道：“大师不可造次。”

百忍道：“我要去找百代，他生性躁急，听这呼叫之声，必然循声找去，唉！我不能再放任他死去……”

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，显然已因百祥大师的突然死亡，感受到巨大的震骇，神经紧张，有着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的感觉。

玄真犹豫了一下道：“贫道陪大师一起去一趟。”

这时，那飘忽的声音，突然消失，百代大师却大步行了回来。

百忍长长吁出一口气，道：“师弟，你很好么？”

百代愣了一愣，道：“我很好。”

玄真道：“大师可听到什么声音么？”

百代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啊！”凝神侧耳听去。

玄真缓步出室，但见蓝空如洗，满院月光，客栈中人行穿梭，毫无异常感觉，不禁一耸双眉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难道人世之间，当真有所谓魔术邪法不成？”

百代似是突然间想起了师兄问话之意，高声喝道：“道长，可是又听到那妖媚的声音了么？”

他在急怒之间，声若洪钟，引得不少客人注目。

玄真一拱手道：“咱们进去谈吧！”牵着百代，大步入室中。

百代大师紧随而入，脸上仍是一片激忿之情，急急说道：“可又是呼叫着贫僧称号么？”

玄真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这次找到贫道的头上了。”

百代道：“道长可有胆子瞧瞧去么？贫僧愿舍命相陪。”

玄真道长缓缓说道：“可惜那声音消失了……”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但大师不用着急，贫道断定这声音不会就此消去，此后行程中，咱们可经常听到那呼叫的声音。也许，咱们目下所有之人的法号、姓名，他都已知道了。”

百代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不论他是什么人，我必将手刃此獠，为百祥师兄复仇。”

所有之人，心中都似笼罩着一层阴影，只有百代大师，恐惧为激忿所掩，豪气干云。

玄真合掌对百忍一礼，道：“大师，咱们不宜再在此停留了。”

百忍点点头，道：“老衲要赶回嵩山本院，诸位如愿一游嵩山，老衲欢迎至极。”

玄真道：“此时情景，咱们已是宜聚不宜分的局面。”

唐老太道：“道长说得不错，南宫世家的神秘力量，似是永远追随着咱们。唉！老身走了半生江湖，从未遇上过此等之事，不是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如若咱们分手而行，只怕咱们谁也难以逃过南宫世家……”忽然住口，觉着下面之言十分碍口，倏然而住。

百忍大师接道：“老衲回寺之后，当邀集敝寺几位长老，商议此事，尽出我们少林寺精锐和南宫世家一决胜负。”

玄真道：“大师有此雄心，贫道当全力追随。”

忽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，一个全身黑衣、背插长剑、年约十六七岁少年，陡然出现室门口处。

只见他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室中一眼，说道：“那一位是玄真道长？”

玄真打量了那少年一眼，道：“贫道便是，施主贵姓？”

那黑衣少年答非所问的说道：“在下奉了任先生之命，特来请诸位赶往一叙。”

玄真精神一振，道：“任相公现在何处？”

黑衣少年道：“就在离此不远之处，那地方我很难说出名字。”

玄真回顾了百忍一眼，道：“咱们瞧瞧去吧！”

唐老太道：“任相公可就是老身在三元观遇上的那位青衣人么？”

玄真道：“正是那人。”

那黑衣人似已等得不耐，急急接道：“任相公告诉我说，诸位如若要去，愈快愈好。”

玄真当先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大师，任相公急促相邀，想来定有重要

之事。”

百忍回顾了百祥的尸体一眼，道：“走吧！”站了起来，去抱百祥大师的尸体。

百代抢先一步，抱起百祥，道：“咱们雇的车还要不要？”

百忍道：“行程遥远，岂能背着你师兄的尸体赶路。”

唐老太伸出右手，一把扣住唐通脉门，玄光背起了玄月，随在那黑衣少年身后，鱼贯出了店门。

这时，百代招的马车，刚好赶到，唐老太暗中点了唐通两处穴道，放在马车之上，玄光、百代也把百祥的尸体和玄月置放车上，百代押车而行。

那黑衣少年一直冷眼旁观几人的动作，一语不发。

玄真为人谨慎，对这突如其来的黑衣少年，深怀戒心，暗中监视着他的举动。

那黑衣少年，当先带路而行，大约走了七八里路，已到一处菜园旁边。

这是一片荒凉的郊野，一株高大的核桃树下，有一座古老的茅屋，一个赤足褴衣的大汉，还在踏着水车，灌溉着二亩大小的菜园。

那茅屋建筑在这片菜园的中间，四周种满了各种蔬菜，阡陌纵横，仅可一人通过。

百忍大师低声对百代说道：“你也进去吧！”

百代道：“百祥师兄的尸体呢？”

百忍道：“唉！他已气绝多时，世间哪里当真有起死回生之药。”

那黑衣少年已放步向前行去，众豪鱼贯随行而入。

百代大师随在百忍大师之后，走在最后。

唐老太走了几步，突然想起了马车上的爱子，低声对玄真说道：“道长，令师弟留在车中，没有危险么？”

玄真知她是惦念唐通的安危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先去见过任相公，再来迎接他们不迟。”

唐老太是何等厉害人物，如何听不懂玄真道长的弦外之音，当下

不再言语，暗中却调聚真气，如若那茅屋中不是任无心时，就立时动手。

说话之间，已近茅屋，那褴衣赤足、踏转水车的大汉，对群豪行近之事浑如不觉，群豪由他身侧走过，他连望也未望一眼。

第二十章 主持有人

那黑衣少年回首对群豪说道：“诸位请在室外等候一阵。”推开茅屋两扇紧闭的木门，走了进去，片刻之后，重又出来，抱拳说道：“任相公请诸位入室相见。”

群豪鱼贯入室，抬头望去，只见一方白木方桌上，早已摆好酒菜，杯筷分列，酒香扑鼻。

玄真迅速地扫掠了四周一眼，却不见任无心停身何处，心中疑念方生，瞥见壁角草帘启动，走出来一个蓝衣少年。

此人生得剑眉星目，玉面朱唇，举动潇洒，英气逼人，正是群豪渴欲一见的任无心。

他曲盘着一条左臂，用白纱系在颈间，似是左臂上受了极重的伤。

玄真微微一惊，道：“你的手臂……”

任无心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受了一点微伤，不要紧，诸位请坐。”

群豪相继落坐，任无心举起酒杯笑道：“各位先请尽此一杯。”当先一饮而尽。

百忍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戒酒，有负任施主的盛意了。”

任无心道：“诸位自行食用，在下不再客气了。”

群豪的心中，个个如负重铅，哪还有心情饮酒，只有任无心情轻松，妙语如珠，杯不停手地频频自行干杯。